

立信會計叢書

無形資產論

楊衆先原著
施仁夫譯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弁言

文命厚生，首修水府。元公制禮，吹重地官。治法既墮，匠人失職。水之爲患，史不絕書。荆國新政，肇遣八使。貴溪客談，粗陳三輔。縱覽齊州，殆靡長策。肺山茅子，曠世逸才。生丁亂離，老閱變革。詞流結習，早悔雕蟲。生民多艱，恆恫抱蜀。上窮倚杵，旁囑乘槎。時揭罪言，痛繩叔世。羊城旅食，臚堂多憂。期拯陸沈，廣劑水利。三湘七澤，證以輶軒。二渠九河，洞若錐旨。經緯迭造，物土辨章。澹菑之功，雖韜王景。履約之識，無慚賈讓。宣室莫求，道山遽賦。閔厥纂著，嗟茲典刑。春臺昆季，謀刊楹書。以煦知君，屬爲弁首。追維白下，滋痛黃墟。眷言橫流，疇收碩畫。金壇馮煦。

自黃河北徙漕運停罷之後，吾國水利之緒中斬。光宣之際，朝政革新，輿人翕然和之。歐風東漸，曠里效顰，獨不及於水利。辛亥改國，民治勃興，始有水利之提倡，而時閱十稔，土功未集，仍無水利成效之可言。國於天地，乃延至數十年不興水利，豈不可痛。數十年前，官私家所纂水利之書，汗牛充棟，迄今不聞嗣響，間有述著，率皆一鱗一爪，取徑狹隘，不關全局。吾國既水利不興，乃並言水利之書而忘之，尤可痛也。丹徒茅肺山先生丁此阨塞，獨能規其遠大，謀以水利救國，成芻議都十餘萬言，其言無所不包。若黃河、若江、若淮、若溝洫，若其他一切關於水利之籌畫及設備、闡發靡遺，裊然成一巨冊。我國民之有水利書，此爲嚆矢矣。先生以爲中國之本在農，農之本在水利，水利廢則農病而國貧，教育實業必無所資發展，證之現狀，可謂言中。吾中國果欲發展其教育與實業者，舍治本寧有他術？先生以爲水利重實施，忌空談，以稽時糜欸爲大戒，此可爲促進工程之藥石，却餘之遺民力已殫，必待策至精而後舉工，其何能待？先生以爲水利之學，不分新舊，在求其是，而歸於收實效，借才不如儲才，除特別大功程外，不必有精微之測算，不必於異地求技師，當年年掘地，以爲旱潦之備，信如先生言，我國

水利之興久矣。先生以爲水利經費必取諸民，縣爲田勻計約三百餘萬畝，輸歲入三十分之一，於民無損，興利有餘，而不虞不給。現今各省水利多舉辦附稅，征數太微，民苦負擔，未敢議加。然苟忍痛而爲根本自救之計，不越三稔，效可觀矣。先生少時避亂興化，目擊水災狀況，知水之能殺人，惻惻然悲，始留心水利。壯遊直豫湘皖，多所建白，尤拳拳於洞庭諸湖，謂宜先浚後墾，勿但築堤。惜未見用。晚年官粵，規治潦之策，至於再三。先生之言治水，有兩條例：一曰決九川，距四海；二曰濬吠澮，距川。有一總手段曰掘地，有一總成績曰水由地中行，人得平土而居之。此至精語也。可推之全國，行之萬全而無弊。先生之言治粵潦，有四大綱：曰疏海口，曰挖江身，曰掘溝渠，曰開湖蕩。施工次序分三時期，其事乃畢。余以爲策江蘇亦當如是矣。先生蘇人，極究心江蘇水利，開江導淮治運，此犖犖大者，而皆洞見癥結之所在，能爲吾蘇水利下針砭。然則先生之書中國行之而國富，江蘇行之而省不貧，吾蘇省水利言論機關以及執行機關，人手一編，及今孟晉，吾知其必有奇驗也。仁人之言其利溥，豈第享不朽之盛名已哉。

水利芻議

目次

古今水利情勢及治理條議

發凡

舊說篇

舊說下篇

今情篇

今情下篇

擬治篇

開江論上

開江論下

說開河機船撈江機船

說地中水量

水利錫議 目次

開溝棄田與田中收穫多寡連歲比較論

論水利籌款

水由地中行析義

省立水利局說

防潦

畎汙澤

塹山谷

保固基圍

杜佔墾

關高原

滋菜圃築魚塘

用白馬力

蛟水

覓蟻穴摻螞子

廣種雜糧設立儲備倉

辦苦工

招失業

用引水洩水機管

詳細測量嚴密監工

勤事歲修破除祈禳

水利學堂

請以舊有法政學堂改辦測繪實業議

農商合力議

水利爲全國人生業利源論

水利殖民廣義

水利有分治合治說

水利芻議 目次

與水爭地論

開井議

水利爲財政之母說

丈量加賦宜先治水利論

水利在內地不在大川說

導淮累年以測繪貽誤水利說

測量答問

官工民工辨

水利學堂廣義

水利學堂廣義後篇

論開碁盤河所得之田價

水利雜說上

水利雜說下

水利雜說末篇

導淮入江論

天下大利必歸農論

請以荒地開溝治田造成大公司大田主說

擬請政府墊款興修民田水利說

青苗社倉公旬井田與西學土地資本勞力合論

與粵紳鄧藹生論水利書

擬上大總統書

導淮籲言

論湘皖水利

治水利宜年年掘地論

與李斐君巡按論廣東水利書

粵潦私議

水利篇議 目次

治粵潦四大綱要說

粵潦劇談

治水利宜注重民田說

大田主及種田大公司說

與友人論江蘇田利書

再與友人論江蘇水利書

與友人商論治河方畧及古今中外異同書

治運河連帶淮湖水利說

法古公旬制度說

自序

水利篇議目次

水利芻議

古今水利情勢及治理條議

丹徒茅謙 肺山

發凡

吾中華自堯舜以來，立國數千年，大抵有水利則治，無水利則亂。國盛則上下皆營水利，國衰則上下皆忽水利。於是一朝一姓之興亡，寓焉。堯舜而上，混沌之世，黃帝起而畫井疆，中國乃有治法。帝堯之兄，帝摯在位，洪水橫流，而摯以亂死。堯起而舉禹治水，三代之盛，幾二千年。三代下之治忽，胥視乎此。今爲共和之世，而乘一姓一朝疊興疊亡之後，吾共和之民，皇然首及水利，以廣東爲之倡始，是廣東國民之程度，軼乎吾全國之民也。余承乏廣東圖書館長，以考證古今爲職業，倘不能舉古今治水不治水之得失，與夫所歷各省，何者爲得，何者爲失，臚列而備采焉，是慙吾職也。孟子有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凡百治體皆然，而水利爲尤確，故列爲數篇。一曰舊說，以古爲鑒，可知得失也。一曰今情，今日之時勢，皆前此治法所構成也，知所以構成之故，則

知所以制治矣。一曰擬治。有治理，有治法，理得而法自出焉。定一法，不泥古，不徇今，以定法爲勞，以守法爲逸。一勞永逸者，歲歲循斯法而行之，不以爲勞，非一著力後，卽不復施行也。乃條舉於後幅焉。

舊說篇

治水以禹爲聖神。禹之治水，鋪張揚厲，禹貢一篇盡之矣。顧禹之自言，則曰予乘四載，濬畎澮，距川，蓋治羣水其表也。治畎澮其裏也。曰距川者，與大川相距離，而委輸不絕也。自黃帝畫井疆，爲中國文明之始。井者，爲溝洫，以成井字，因而制田。後世謂之井田。有井疆爲文明，無井疆爲蠻野。井田則養人有制，民不乏食，野蠻無井，水無收束，人不給養，故久則爲文明人所併。自黃帝以至堯舜，胥是道也。中間昏亂之世，乃不留意於溝洫，釀而爲洪水之災。帝摯以死，死於民無食而亂也。堯之用禹，初亦不知何法治水，乃姑試之於鯀。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者，鯀不知治水在濬溝洫，在於掘地。鯀不知掘地，而以土壤堙水。卽後世之築堤，是以九載績用不成。堯之聖明，殛鯀用禹。禹知黃帝治水之原，在於畫井，故盡力於溝洫，而後徐施於各大經流。惟孔子孟子，深明大禹

治水之法，孔子曰禹盡力於溝洫，孟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孟子推闡孔子之理，至爲精到，一掘字，眞能挾經之心，執聖之權，曰水就下，曰順水性，皆以掘而導之，其曰疏濬決排，皆掘之代名詞也，其曰白圭以隣國爲壑，乃以堤障水，使患歸於隣，不肯掘地也，後世築堤多而濬水少，故水患終無已時，然觀於禹，濬畎澮而水治，則知帝學以上，必久荒夫畎澮也，又以知禹以後之水爲患，皆不經心於畎澮也，伊尹謂夏桀時蜚鴻滿野，夷羊在牧，鴻水鳥羊山獸，必水旱不時，而民不得食也，湯有七年之旱災，或亦無蓄水之方乎，此其禍，桀釀之也，桀以上，夏之後，王無道，以至於桀也，至殷紂之世，攘竊神祇之犧牲，斲脛剖心，而不盜匪四起者，無饑饉之患也，無饑饉，是水利尙未廢也，三代之君民，猶多知警戒，而不堙溝洫，故桀之亡，以饑，而紂之亡，不以饑也，至周興，傳世幾代，而仍無饑患焉，周定王時，河始決於矜磬，河決而知周之溝洫漸荒矣，北條之河爲大，三代上，固無江以南之地，然倘如後世之河患累歲，三代時，將無以立國，歷禹湯文武二千年來，而河不決，則是井田溝洫之大效也。

舊說下篇

爲治之盛衰，衡乎三代上下。周之叔季，則已爲三代下矣。其始齊桓創霸，急功近利，禹貢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皆在齊之境內。桓乃填塞九河，祇留入海一河。齊增田土，而黃河下流不能寬衍，中再淤塞，河患生矣。商鞅治秦，大去秦國之阡陌，以益耕地。阡陌者，界溝洫者也。阡陌去而溝洫去，井田之法乃大壞。此皆春秋前後事也。然觀春秋二百四十年中，絕未一書黃河之患。其書有螽大旱大水，亦甚寥寥。蓋井田溝洫之法，猶有存者也。大水則在宋國。宋近徐淮之夷，已半非三代之治地。人美子產治鄭田，有封洫，則是此外不能皆有封洫可知也。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爲政，而引夏令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是雖鄭亦未能於營室之中興土工也。陵夷至於秦人兼併天下，爲私郡國之治，迥殊三代。封建井田學校次第陵替，黃河屢決，先見其端。於是太史公作河渠書，班孟堅作溝洫志，不曰水道水經，而曰河渠溝洫，是尙未失井疆之本也。然而漢之中葉，饑饉迭告，沿至王莽卒以亂敗。東京再振，傳及桓靈，歲凶盜起，羣雄乘之，遂覆漢祚。其時一遇凶荒，徧及數十郡國。無論三代以上，雖春秋亦無此事。可知古之聖王，規畫久遠，不計小利，不憚歲脩，後人貪省工費，或惰於煩勞，鉅患既生，得

不償失，江淮以南，至春秋以後，始漸入中國版圖，故卒不知井洫之法。趙宋挽河南行，而徐揚二州始有河患。明末積荒數千里，而社以屋，前清末造，無歲無大旱大潦，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

今情篇

今情者，乃今日吾國地面所現之實在情形也。余生於江介，中歲始出門遊歷，所至省分不多，初出至湖南，襄學使校文字，凡六年，歷覽彼全省地勢者，凡四屆。湖南水源，在南而北流，由湖入江，時在前清光緒十年後，湖南四大經流，湘沅資澧，皆以洞庭湖爲尾閘。當光緒十一二年，往來岳州，洞庭西湖已漸湮塞，冬不能行船，東湖亦僅一寬深之水漕，夏日乃能東西暢行，洞庭瀦爲七百里，乃唐人之詩也。彼時湖南上游，尙未有以水災告者，然已在魏氏默深書出之後，將三十年。魏氏之言曰：湖南深山老林，漸以開鑿，木葉沙石並下，無樹根之盤互，將來水患，不可勝言云云。其言已料及數十年以後，特湖南人未留意也。余從使節，按常德府與澧州時，村墟城郭，多在水中，必窮冬時始涸出。常德者，湖南之中游也，吾懸計不十年，上游亦必壅塞，下流不能容納，洞庭淤

實其害必且及我江蘇。江蘇者，長江之委也。長江自四川來，受七省之水，川、湘、贛、皖、江南，其水皆北流入江。長江之北，則兼受魯、豫南流之水，水入江者，共七省。當余懸計時，以迄於今，未及三十年，而贛之鄱陽亦堙，皖之諸湖河皆湮，魯、豫之大湖，名洪澤者，其底仰出田上，而長淮節節淤阻，魯之邊淮者，微山、駱馬諸湖皆湮，而爲田。江蘇之江北，寶應、邵伯、廣洋諸湖，雖未盡湮，顧亦漸就淤墊矣。運河者，午貫於浙江，江蘇、山東、直隸諸省，開於隋時，清之季年，海運興而運河廢，河堤悉壞，其數千里之湖蕩，水源皆不潴治。於是間歲一災者，後竟無歲不災焉。非僅水無容納，漫而潦也，處處無容積，蓄水之處，又苦於旱，而無灌溉。余嘗北入京，復宦遊於豫省，直隸則東西淀不治，子牙、易、水、滹沱各經流，多湮沒，乃至京以東，終年田在水底，人行水中，既有火車，乃架木面行焉。若河南則尤有最奇者，省城名曰汴梁，間以汴流皆茫然，不知其處。汴流爲隋大業中所開，深其大堤，南暨揚州，唐宋所稱爲繁麗者，煬帝雖不道，而因之以爲水利，數千里之富庶基之矣。又嘗考京索間，滎波諸水，皆在若有若無之間，惟洛水無恙。黃河則決不一決，夏雨則道路皆水，不能行車，旁咨秦、晉兩省，沁已甚微，秦之涇、渭，蜀之岷、江，渭尙

稍流而餘水如行潦，或不知其處，鄭白二渠僅存，白渠稍容積雪之水，北山各地皆仰之，而後乃歎秦晉之所以連被大災者，皆由此也。余尚深惜未游閩廣，不知若何。今年廣東又告大水災矣，而余適來粵，惜不能如前者之隨使節，可以周覽全省，歷數服嶺之水源，而觀其何以南流入海也。

今情下篇

余嘗究觀前人治水之大要，蓋水性就下而惡淤，治水者欲其下流暢，而中流不飽脹，故嘗自上流施工，禹貢始於冀州壺口，河之上流也，而又不可無堤障以防之，曰既修太原者，修鯨所未完之堤障也，水流暢矣，倘不留其餘以濟旱，則多旱之患亦與多潦等，故又必爲之溝渠爲之堰閘，使遠於經流之水，逐處存蓄，大川既不患立時漲泛，徐以歸墟，內地又可得灌溉之利，故漢武帝瓠子歌曰：宣房塞兮萬福來，宣者暢其流也，房者存以灌也，觀今世各省水之情狀，合吾金國計之五嶺以北，當疏開各大湖，如禹之播九河，一湖爲闊數十里，可開長數百里之大河若干，不必定限爲九也，如洞庭湖能爲大河八九，開深以培高，則必可得數縣之地，歲可增穀億萬石，其入江之口不妨